

觀音

安意如·作品

观音

戏

写世道人心，人生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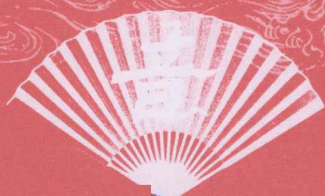
戏也是音。

观音，观世间疾苦繁华，声声入耳，一一在心。

安意如

人民文学出版社

觀



金意如·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音 / 安意如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886-9

I.观… II.安… III.古代戏曲-文学欣赏-中国-元代

IV.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9502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宋强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罗翠华 责任印制:张文芳

观音

安意如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69千字 开本880×1160毫米/32 印张7.625 插页12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ISBN978-7-02-006886-9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
序

石
腿
玉
露



这一年，是迷茫、挫折、欣悦的交集。

当我开始准备写戏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写的是京剧。

那些怎么也不会老去的旋律，它们让我心醉神驰。我企图把我所感知的美和人共欣赏，它们是我年少至今的珍藏。如同小女孩的私物，在合适的时候，总想拿出来同人分享。即使它很有可能不值一晒。

但我逐渐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我不能站在舞台上用身段和唱腔来完美地呈现一个故事。而仅仅通过文字的描述去形容京剧的美妙又是不够的，很容易就干涩乏味，空空荡荡。事实和描述之间的巨大鸿沟，很可能使原本忧伤动人的故事变得索然无味。

有一些美是可以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有一些美，是自有形态的，它们是稳固直至封闭的，不能被转化。你必须耐心接触，进入，深入，再深入。直到你整个人与它有了心领神会的交合。这种感觉是旁人无法替代的。

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后来，我试图通过表演者的角度来探索京剧之美。谭鑫培，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光是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风仪，也足以让我抛下一切，甘心回到往昔，同他们一起生活在那个起伏跌宕、战火纷飞的年代。

我知道向往终是虚妄。那年代已飞离我而去，那些人一去不回，百般相思亦是枉然。

章诒和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伤于她的《伶人往事》，哀痛马连良的死去，他遽然的离世让我怦然心碎——联想到故去的外公。因为外公的缘故，我对清矍的老人总有割舍不断的好感，何况他是马连良。

写京剧要写角儿。戏曲其实是残酷的，离了角儿就离了魂。写角儿势必要有机会对人有持续深入的了解，如同观察一株植物如何从萌芽走到落叶归根，用心分辨根、茎、枝、叶、花，究竟有何特别。而我，显然缺少这样的机缘。了解一个人绝不仅仅是通过一些影像文字的肤浅描述。那些浮光掠影的东西，终是来自别人，归于别人的记忆。

我看齐如山回忆录里写的那样亲和恬淡。往昔静水流深，真叫我心向往之。齐先生是民国名士，近代戏曲研究的第一人，他总结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俨然已经成为人们聊戏曲时必提的八字真言。

他回忆当时去看梅兰芳演《汾河湾》，以他的眼光苛刻，并不觉得梅有多出众，然而梅当时具有的观众缘已足够叫他吃惊。一场戏听下来，他觉得梅兰芳功底很好，是个可造之材。他觉得梅对柳迎春这个人物的心理揣摩不够确切，在表演上尚有可改进之处，一时兴起写信给梅，提了几条建议，再去看时，梅已经依照他的指教一一改了过来，这让他觉得梅很受教——

由此与他建立深交，直至帮助梅成为真正的大家。

这样的事，他说起来是家常闲话，于他而言确实是家常。言者清淡，听来有味。而我们总是不自觉就正襟危坐，以追慕前贤之心去品评谈论。过于谄媚，刻意地表白自己，恨不能扑过去耳鬓厮磨。试图将每一件平常小事都说成独一无二的轶事，掘地三尺，在每一点旧事的碎屑里搜索华丽的残影。

这是一件多么徒劳的事情。

如果说，章诒和还有机会捕捉到绝世名伶退场时的衣香，晚生如我，真的只能在长安街上那个很没有戏味的戏院里拣几场还可以入耳的戏来听了。而且，心凉的是，身边往往没有几个人。

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我更大的挫折。

最终我只有回到故事身边。我发现，它一直在我身边，如同忠贞的情人。一路见我迷茫，见我反复，它依然耐心守候。直到我醒悟，离弃了那些妄念，它们依然与我相依为命。

真是命中注定啊！

我重新进入到我所熟悉的故事里面，一如重新与之相爱。这一次我不再粗暴轻率地对待它，而是用对待情人的温存忍耐。我们重新接纳对方，如进入情人的身体那般情意深长。我要它和我都放开，将感觉坦露，每一处褶皱轻抚，再微小的细节亦被关注。

我不再急切地去表白什么，那样会使我像一个唠叨的妇人。不再刻意地追求宏大叙事，避免了惺惺作态。我试着去描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再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贸然站在时代的角度作出价值判断。我开始用心去揣摩剧中人的生活，剧中人的思维，分析他们际遇变化的原因——体察每一次轻小细微的颤抖。那是命运在发生变动。

我的讲述有时仍不可避免地偏离，滑向自我沉溺，这是一个感性写作者的致命缺点——为了标榜感受的独特性，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维持的冷静叙事。

但我深信。这本书会是不同的。与我自己以往的不同，与别人的也不同。

体会杂剧是另一种情味。当你习惯了唐诗宋词的优雅缠绵之后，你几乎会自觉地抵制这个世俗化的产物。它很难符合高雅清淡的口味，显得直白低俗，不耐咀嚼，有时还充满了齷齪和猥琐。

它不像诗词歌赋那样懂得撩拨，欲近还远，善解人意，它太不懂掩饰，直至会搞坏你的胃口。可是当你进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孤寒由来有因。杂剧本身是一个寂寞的产物。是一群有志难伸，或者在我看来是活该一辈子不得志的读书人排遣寂寞、消遣社会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地用力太过，流露出些许尖酸刻薄的个人情绪。

随时摆出一副跟人死磕的蛮狠，很可能就悲壮地落了空。你呼天抢地，人家根本不搭理你。

我写这样一本书的缘由之一来自一件小事。有回我随意地问身边的人，你们知道苏三吗？在座的人无一例外的不知道，知道的，也只是知道有一首流行歌曲叫《苏三说》，恰巧，那个R&B风格的歌星正是他喜欢的。

若你以为这是80后才有的问题那就错了。我接触的人多半是70后、60后的，他们同样一无所知。由此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集体空缺，整体空白。所以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问题。

大家都有文化上的疏缺，不可能人人都是百科全书。但

是,当一种文化疏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就有必要警惕,需要引起重视了。有什么比了解自身传统更重要的呢?

苏三是京剧《玉堂春》的女主角。而京剧的经典剧目多半来源于昆曲,昆曲又源自于杂剧。一个被奉为高雅典范的东西来自于一个流于艳俗近乎色情的东西,这也是很有趣的。

读杂剧,有时读到心生抵触。可能它里面的粗暴自私正是你我不敢直认的弱点,有意回避的阴暗。

你肯给它耐心,它回报你惊喜,世事多是这样相互和好。如是,我慢慢摒弃了对它的轻慢。在粗糙俗气中看出它精致雅气的底子来。我选择的几个故事,都是能够真正打动我的,它们在我心中存留了很多年。有的曲折离奇,一气呵成。有的文辞典雅,使人过目难忘。有的悲辛彻骨,叫人难以释怀。

用氤氲的方式去舒展它们,使之在心底复活。我不断地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作者,我的思想是能超越他,还是不及他?我能写到这样的程度吗?我会如何去表述这份情感,处理这个人物?剧中人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举动,这样的念想?那些时而深情时而幼稚的话,那些匪夷所思的念头,到底是作者刻意雕琢,还是人物真情流露不由自主的结果?

元曲有时腻腻于儿女私情、男欢女爱,文人在其间有意张扬才华,互相挤兑,游戏文字,插科打诨,但更多的是个人真情的流露,道破世情。渐渐地,我看见石褪玉露的惊喜。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文字中,没有带时代偏见的字眼。古人追求功名,今人追求财富;古人三妻四妾停妻再娶,今人床友众多,夫妻双向出轨。试问谁比谁纯洁?凭什么说人家是在宣扬封建礼教和迷信?站在当时人的角度,他就该这么写,他这么写已经很大胆很先锋很“身体”了。我们不能以数百年后的思想来统一观点,试图净化数百年前人的脑子。这是多么可

笑、野蛮、武断的做法。

事实上,在深读时,我常常讶异于不同时代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相似,人们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不可言传的默契,无法解释的固执和坚持。心灵意识的更替相较于社会变革、朝代更迭,无疑是缓慢乃至静止的。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根深蒂固。

你以为你英勇果断地离弃了,很可能只是换了个方向绕回来。人总是一面向前,一面退后。

有人说,世道再变,人心不变,这是它们的关系。在变中写不变,亦在不变中写变,那需要何等的目光清澈又要加上狠辣毒!

深觉有理。以为记,以为念。

目
录

自序 石褪玉露 1

《西厢记》

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1

《牡丹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23

《长生殿》

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 55

《桃花扇》

溅血点作桃花扇，比着枝头分外鲜。 77

《汉宫秋》

虽然青塚人何在，还为蛾眉斩画师。 103

觀



音



《雷峰塔》

前情往事重追省，只怕他怨雨愁云恨未平。……………127

《赵氏孤儿》

有恩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149

《救风尘》

他本是薄幸的班头，还说道有恩爱结绸缪。……………173

《倩女离魂》

愁心惊一声鸟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191

《琵琶记》和《荆钗记》

鳌头可羨，须知富贵非吾愿。……………207

写在后面的话 随时准备老去……………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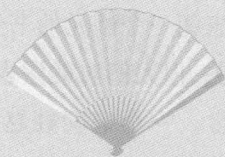
觀



……………002

《西厢记》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



唐，大历年间，山西蒲城，适值残春。

普救寺中，张生正数着罗汉，寻觅自己的前生。

一转脸，他看见拈花带笑的崔莺莺。

她正与红娘闲聊：“你觑，僧房寂寂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

声若娇莺，声声啼在他心上。

待月西厢。

她像一道光，漂亮将他毕生都点亮。

他是一道伤，她情愿终身拥有，莫失莫忘。

——题记

[一]

犹疑着该从何入手，思绪飘渺，我游移的笔端指向她。即将要抵达的故事里的女孩——莺莺。她姓崔，曾在四个类似的故事里出现过，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分明不是一个人，却总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这些故事使得她好像不断地在轮回。

她在前生的故事里，叫作莺莺，为了区别，我更喜欢叫她双文。那个故事后来被唐朝一个姓元的书生写成了《莺莺传》，他费心狡辩此事与他无关，但人们对此深表怀疑。在后世的故事里，她依然被叫作莺莺。一个宋朝姓赵的书生有感于她的遭遇，为她创作了凄美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那是《莺莺传》的说唱改本。一个金朝姓董的书生据此写出了《西厢记诸宫调》，另一个姓王的书生更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她的故事写成了《西厢记》，广为流传。

我试着描述她的脸，那是一种叫人惊颤的美。当你望向她，你会觉得自己将要被吸纳。你不由自主地融化，化作液体，还要心甘情愿地流向她。

张生那年见到的，正是这样柔弱而无坚不摧的美。他领受的，也是出于这样强大的美的摄压和绝望，张生瞬间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电光火舌的碰撞。她霸道地斩杀了他所有的生机，切断了他的退路，叫他不得不放弃抵抗，任她宰割。

唐朝的某个春天。山西的普救寺中，幽静无人的佛殿里，邂逅使年轻的目光更明亮。

她娇艳的脸庞令牡丹失色，娉婷的姿态叫弱柳为之自惭。

她使人窒息的绝艳容颜，使张生脱口而出：“呀！正撞著五百年前风流业冤。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著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鞦著香肩，只将花笑捻。”

她正和红娘闲谈：“你看啊，这僧房幽静无人到。这满地的青苔绿得像流动的碧水，那落花飘下，却不知水要流到那里去，这岂不是自惹闲愁。”

张生见到她的人已经魂不守舍，即次听到她的声音，更是心醉神迷，在心中大叫：“我死也！”露出十足的花痴相。

莺莺的话透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连她自己也不明自己为何总是郁悒不乐。

旁观者清，我们曾在《牡丹亭》里看到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情绪。杜丽娘已经够多愁善感的，可是如果跟崔莺莺比起来，杜丽娘绝对是个性格疏豪、心地坦荡的姑娘。关于崔莺莺深沉善变的性格，后面越来越显现出来。

她习惯将心事埋得很深。她甚至不完全信任身边的丫鬟红娘。这样一个心机深沉的小姐，纵然红娘聪慧非常，仍看不穿她隐隐勃发的幽怨。红娘只看见了张生，一个贸然出现的男人。她急忙拉她回避，像一个尽责的女保镖。

那壁有人，咱家去来。

莺莺没有惊慌地低头疾行，她不忘临去时对张生回顾。这临去时的秋波一转真是要了花痴的命！她一时远去，她如这春

光模糊，美得亦幻亦真，却叫他呆立当地，久久难以回神。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她目光的注视是强力的摧毁。他的四书五经全被焚毁，用仁义道德所构建起的城池轰然塌陷。他在一片瓦砾上仍苦心瞻仰她惊世骇俗的美。

他当下决定，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转身对小沙弥说：“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

追女仔的第一步就是要找机会接近她，并且坚决地活跃在她周围。这一点张生做了很好的示范。

张生第二天一早准时出现在普救寺，下血本打点好了长老，拿下了厢房作为阵地。恰好，遇上了出来传话的红娘。张生对莺莺爱情的忠贞度是绝对可疑的，这厮一眼见着红娘就在心里怜香惜玉起来。暗自盘算：“好个女子也呵！大人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可喜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

得陇望蜀是男性的高发病。我的这个论断，又一次被张生

用行动证实了。真叫人恨啊！这边和莺莺八字还没一撇，那边已经算计到她的侍妾身上，还自鸣得意，如果她们不许，我就要拿出我大丈夫的威风来，亲自写下从良文书，纳她为妾。

“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这句话宝玉对紫鹃也戏言过，同样没得好脸色。宝玉怎么说也和黛玉青梅竹马，他们的事已经是半过了明路的，无人不知。宝玉和紫鹃开这样的玩笑还有点由头——这也算他半真半假地跟黛玉表达爱意，尚且惹得黛玉撂下脸来，哭哭啼啼：“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

黛玉生气是对的。这轻薄算是无礼，可不比寻常玩笑。她如果听之任之，连她自己也要被人轻贱了。

倘若莺莺知道张生一开始就有这个贼心，且不知怎么心寒。

《西厢记》里，张生和红娘的对手戏是很多的，都多过于他和莺莺。红娘后来成了张生的爱情盟友，但她可不是一开始就对他另眼相看有好脸色的。

张生一脸花痴相地跑到红娘面前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路人甲，深深觉得他莫名其妙，反问他：“咦！我问你了吗？”

张生锲而不舍地搭讪：“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怀疑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心想我家小姐的行踪我凭什么跟你报备呀？你谁啊？敢这么出言无状，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

红娘决定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祭起圣人之言之乎者也一通猛训，义正词严地打击张生慷慨激昂的色心。张生短时间内也的确是被她打击得不轻，一时铩羽而回，充满自怜自伤的小情绪：“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颺下教人怎颺？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

在红娘面前，张生难有昂首挺胸的时候，从第一次交手起，一直维持着女强男弱的情况。红娘看着他垂头丧气地离去，没在意。

“花痴书呆子。”她好笑地想，转身入内给崔母回话去了。

[二]

张生的转机出现在孙飞虎身上。孙飞虎是个草头将军，他出现的唯一作用就是给张生原本无望的爱情制造转机。

《莺莺传》里说，这一年，浑瑊死在蒲州，有宦官丁文雅，不会带兵，军人趁着办丧事进行骚扰，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很多，又有很多奴仆，旅途暂住此处，不免惊慌害怕，不知依靠谁。

到了《西厢记》里，石头里蹦出了这位孙大哥。他不知从何处得知崔莺莺是位绝色美人，带兵围住了普救寺，声称不把莺莺送出来给他当压寨夫人就要放火烧寺。其言其行十足一个在编的土匪头子。